

只在一念间

读羽井缺一《沉水香》
文 潘玉毅

羽井缺一的小说我虽是第一次阅读，但是读完之后印象深刻，颇有意味未尽的感觉。

《沉水香》这部小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如果将小说按时间线重新梳理、还原的话，大致的剧情是这样的：

辛远的爷爷是青县木匠石水安，因手艺精湛，年轻时受邀给军阀的亲眷沈家小姐沈月如打造嫁妆。不料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陷入爱河。眼看婚期将近，两人相约私奔，但在临行前一刻，石水安因惧怕军阀势力，趁沈月如回去取装有金子的暖炉时，坐船逃离，沈月如羞愤难忍，投湖自尽。石水安救之不及，从此隐姓埋名，易名“辛木”，余生都活在自责中。

几十年过去了，辛木病重，开黑车的儿子辛远为了给他筹措医药费，与女友颜谁带着简易的潜水装置下水打捞传说中遗落在湖中的暖炉。辛远找到了铜手炉，不意女友哮喘病发作，他左手拉着女友，右手抓着手炉的铜环。由于年代久远，手炉似乎快要散架了，辛远连忙用左手托住手炉的底部，下意识的动作，让他失去了女友。辛远先把装有金子的暖炉放到岸边转身去救颜谁，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辛远不敢面对颜谁的遗体，不敢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回去之后大病了一场，从此就失忆了。

为了能让辛远彻底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爱慕辛远的汪犹衣配合辛木清理掉了与颜谁相关的所有痕迹，而暗恋颜谁的吴昕则同化身收藏家的汤一友合作，一起调查颜谁的死因和辛远失忆的真伪，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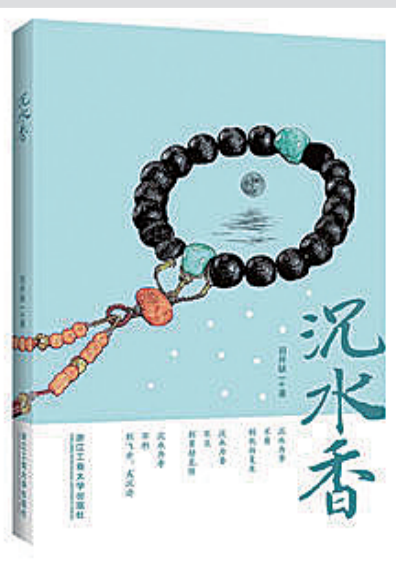
整部小说围绕着三个时间段发生的故事展开叙述，巧妙安排线索，缜密推理逻辑，抽丝剥茧，推进情节，丝毫不显突兀，足见作者的功底。中间还穿插了多段情感纠葛，融入了对社会现实的拷问，丰富了小说内容，也增加了矛盾冲突，使小说更具趣味性和可读性。

毫无疑问，作者对于场景的描写、气氛的渲染是十分到位的。如果读者未曾将小说看完就匆匆合上了书籍，必然难以了解真相，说不定还会当成恐怖小说来看，但是看完之后便会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悬疑小说。所有的铺垫铺陈，都是为了烘托气氛，调动叙事节奏，而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俨然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匠人，布局精巧，独具匠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处理得恰到好处，没有多费笔墨，人物形象却很立体。

石水安的故事和辛远的故事看似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两两之间毫无关联，实则环环相扣，不曾割裂或分离。祖孙俩各自对一个女子怀有愧疚，所不同的是一个深藏在心，抱憾终身，一个痛到深处，导致失忆。这两条线如同邻近的两棵树，地面上看并肩而立，互相平行，地面之下却是盘根错节，最终因为一个铜手炉串联在一起。铜手炉是石水安和沈月如悲剧的落幕，也是辛远和颜谁悲剧的缘起。

如果仔细推敲的话，《沉水香》颇有些宿命论的意味，无论是七七四十九章的篇目安排还是渲染气氛时所用的词汇和腔调，但这宿命论是有节制的，正如小说中的两条主线不是我们惯常所见的前世今生，通篇也没有出现神魔鬼怪，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像《说岳全传》等古代小说，将世上发生的一切，与人间所有的演绎都变成天理循环，反倒落了俗套。因果是因果，却不是轮回，即便有，那也是一种象征意义的，或只呈现于人的幻想里，而非“迷信”，这样的小说更真实，也更沉痛。

有一个成语叫“无巧不成书”，《沉水香》里的安排就很巧妙。这样的巧，让人难过，让人心生不忍，但即便不忍，依然得面对现实，这就是生活，也是小说主人公辛远所要承受的实际压力。也许跳出文本之外，也是看小说的读者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你是辛远，你会如何选择？世间有多少无奈存于人的一念，毁于人的一念。亲情、爱情、金钱、生命……这些社会属性像是一道选择题，不同的人各有各的答案，甚至弃答的人都有。然而，无论你怎样回避或是挣扎，人终究要直面现实。这大概也是作者所要言说的吧。



烛窗心影

《银谷》叙事的民间文学特征及其超越

文/韩建飞

诚如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文本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所有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作家的生活阅历及阅读积累影响写文本的互文性构成。蒋学楷先生的小说《银谷》也不例外。

本文写于1928年10月，蒋先生当时19岁，处于就读上海劳动大学二年级的初始阶段。合理的推测是作家深受传统民间文学的熏陶而又受到一点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试图通过分析窥见文本的互文性奥秘。

一、文本叙事的民间文学特征

1. 场景设置的桃花源特征

小说把故事发生场景设置在东海之滨的一座山谷及其周边地区，物产丰富。“山的东面朝着海”，泥涂上有许多鱼类可以捕捉。“山的西面成了一个大平原”，有广阔无际的田野，有翠竹围绕、鸡鸣随处、炊烟袅袅“很有诗意”的家园。山谷中有花有草有清澈的溪水有活劳动人的鸟儿。这样的场景让人“疑心就是桃花源”。桃花源，就是传统民间文学对农家生活场景的诗意想象。文中的山被命名为“银山”，泄露了作家这种诗意化想象的秘密来源。作家是观海卫蒋家人，童年即在银山（卫山）脚下的平原度过，稍大一点才去上海求学。生动丰富的本地民间故事、易受熏染的早期人格以及鲜活难忘的故乡情结建构了本文情节展开的诗意场景。

点才去上海求学。生动丰富的本地民间故事、易受熏染的早期人格以及鲜活难忘的故乡情结建构了本文情节展开的诗意场景。

2. 情感设置的追求自由恋爱特征

民间故事运行的基本模式是“自由恋爱——被迫拆散——奋起反抗——团圆遂愿（存在变式）”。“自由恋爱”是民间故事中男女主人公情感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本文中同样表现得很充分。本文描述了金姑和阿富自由恋爱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他们在受到父亲、嫂嫂包办婚姻阻碍时的不甘与挣扎，表现了自由爱情的美好和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

3. 价值设置的劳动美好特征

基于生存和发展，劳动是人类必不可少行为。劳动创造财富，带给人们美好的生活，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劳动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也对人们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劳动这一主题是民间文学所无法避免的。本文中，表达对劳动的肯定和劳动者们的赞美集中表现在对阿富壮健身体的描述上，可谓不吝笔墨。“臂膀的肌肉都暴露了出来”“露出的小腿格外显得圆硬。泥路被他走得咚咚的响，听

去非常之结实”，以至于金姑禁不住偷偷地去捏了一把，然后在她的脑中“留下一个极强的阿富底影子”，而捻过他的肌肉的手心“好像永远有硕壮的肉底感觉”。阿富不仅“壮健”如同“猛虎”而且是个阳光“愉快”的男子，“好像永不知道人间有悲苦”，虽然阿富不是富而是很穷，“吃过用过便成双空手”，但是他的健壮勤劳善良乐观又给人带来生活可以依靠、前景肯定不错的想象，合乎民间文学中劳动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

4. 形象设置的官兵破坏性特征

桃花源的生活特点是宁静自在、融洽自给。桃花源场景的设置注定要排斥外来者，外来者意味着破坏者甚至掠夺者，尤其是代表强力角色的官兵，尤其社会控制力下降、动荡不安时代的官兵，烧杀抢掠，一样都不会少，与贼寇无异。本文中官兵对百姓的侵害尤甚于贼寇，“在老农们底记忆中，就是长毛造反时也没有闹得这样糟”“再加官兵性子比长毛又来得利害，他们把壮汉拉去做苦工，妇女碰着就奸淫，牲畜稻草卷去当粮食，拿不走的房子放上一把火”。可谓无恶不作！这样的官兵形象来自于传统又甚于传统，小说叙事直接把他们指斥为“灰色动物”“豺狼”这样的离兽。

二、超越于传统民间文学的叙事创造

传统民间文学的叙事模式具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流程和类型化

特征。表面上讲的是不同的故事，究其内核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点我们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银谷》文本在叙事上表现出很强的民间文学互文性特征，而它的价值却在于超越传统叙事模式方面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塑造多面性的人物形象、结构故事情节的悲剧性等。这可能与作家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有关。

1. 塑造人物形象的多面性

传统民间文学塑造的主要形象一般比较单一，常常处于二元对立状态，要么善要么恶，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叙事往往在两者的冲突中展开。《银谷》中的主要人物则不是那么纯粹。比如金姑就不是那么单纯那么完美，她有少女的天真不嫌贫爱富对爱情忠贞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有任性使气软弱小气的一面。她在母亲在世时，常常“仗势把些小事都告诉她底母亲，有时另外加些花头”“说嫂嫂是怎样坏，怎样亏待她”，以致他的嫂嫂不时地受到婆婆的“轻重责骂”。母亲去世后，她也想把父亲服侍称心了，将“嫂嫂待她的委屈，添番添醋地告诉给父亲”。而这一切在阿富看起来简直不是什么事；这种琐事委实值得不得一哭。金姑的对立面——她的嫂嫂和父亲也不是什么大恶人，从他们的立场上看，他们的做法还是为金姑着想呢，只是被母亲宠惯了的金姑不这样认为而已。这种多面性的形象与作家的阅读不无关系。差不多同一时期，蒋学楷先生从法国文本译出

《狐狸的故事》，书中的主角狐狸的形象就是复杂的。他捉弄国王，杀害大臣，嘲笑教会，是反封建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又肆意欺凌和虐杀代表无力反抗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弱小动物。《银谷》中羊群、豺狼的形象塑造是其叙事受其影响的有力佐证。

2. 结构故事情节的悲剧性

传统民间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抗争的一方得胜惩恶扬善或者恶的一方幡然醒悟，男主角历尽曲折最终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银谷》则给出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阿富被抓走，生死未卜；金姑和阿富的娘相依为命，天天站立在柴扉之外望眼欲穿，盼望着阿富的归来。将没入地平线的夕阳更增添了叙事的悲剧性。这样的结尾自然可以接上民间关于望夫石的传说，但由于其传说性神奇性具有浪漫的色彩，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从而淡化了悲剧性。本文结尾中的望夫娘子情景由于先前情节的残酷性而显现浓重的悲剧性，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中国不确定的悲惨现实的反映，具有写实的特点。这自然也与其于社会学家的作家关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现实所形成的复杂视角不无关系。

创作中互文性借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阅读鉴赏中如能运用互文性视角进行解读，将会得到比文本表面所提供的更丰富更容易理解的信息，这也会使得阅读成为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究冒险的趣味旅行。

吴用的计策

——生辰纲劫案背后的故事(之二)

文/归棹庐主



所推的车子，也都伪装成千里之外的江州车儿，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身份和行踪。

其二，让晁盖等人提前在黄泥冈设伏。杨志是在六月初四中午时分路过黄泥冈的。但是，晁盖一行早已在六月初三，就提前抵达了离黄泥冈东十里路的安乐村。然后，在第二天上午，赶到黄泥冈上的松树林里设伏。

后来，当杨志他们一行来到黄泥冈上时，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有七个人脱得赤条条的，正在那里乘凉。

这三个人，就是前来劫取生辰纲的晁盖他们。其三，让白胜扮作卖酒的小贩，在行动当日，挑着两桶白酒上黄泥冈。再由吴用他们视情在酒里下蒙汗药，麻翻杨志。你看在这炎炎烈日之下，让白胜挑着一担既能消暑、又能解渴的白酒，来到黄泥冈上，岂不是令渴热难当的杨志他们垂涎欲滴了？

其四，设计了智取流程。

吴用设计的智取流程是这样的：

一是，先由白胜挑着两桶没有下过蒙汗药的白酒，来到黄泥冈上，卖给晁盖和杨志他们。

二是，晁盖一伙人当着杨志他们的面，先由白胜那儿买了一桶酒吃了。然后，刘唐又从另外那桶酒里舀一瓢酒吃了，让杨志他们觉得，那桶酒也没有问题，以此来打消杨志的疑心。

三是，吴用从松林里取出蒙汗药来，放在瓢里。然后，吴用假装过来要多舀白胜一瓢酒吃。当吴用拿着瓢去桶里舀酒时，那瓢里的蒙汗药，便搅在了那酒里。

四是，当吴用拿起瓢来假装要吃那酒时，白胜便走过来一把夺下那个瓢，把酒仍然倒回到酒

桶里。

吴用在黄泥冈上，就在杨志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这个下药动作，没有丝毫的破绽。

五是，让杨志他们中计，吃那桶已下了蒙汗药的白酒。等药性发作之后，晁盖他们立刻把生辰纲的金珠宝贝，全都装上枣子车，遮盖好了，迅速撤离黄泥冈。

吴用设计的这个智取流程，应该说是既巧妙，又自然，很难让人看穿其间所隐藏的关节。可以这样说，精明如此的杨志，之所以会在黄泥冈上翻了船，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果然，杨志他们中了吴用的计策，被那蒙汗药酒麻翻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晁盖他们，劫走了生辰纲。

而杨志他们，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了，空留一腔的懊悔。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吴用“力则力取”的方案。

所谓“力则力取”，就是直接诉诸武力来夺取生辰纲。

如果杨志他们警惕性高，致使吴用他们“智则智取”的行动失败，那么，吴用就准备了第二套方案，也就是所谓的“力则力取”这一招。

从小说的描述来看，吴用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准备“力则力取”方案的。其一，筹划人员安排。小说第十四回写道：吴用对晁盖说道：“此一计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得不牢，人少又做不得。宅上如今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

吴用的这番话，其实包含了四层意思：

一是，劫取生辰纲这件事，无论是“智取”，还是“力取”，人多了都做不得。因为，如果人多了，容易走漏风声。

二是，劫取生辰纲这件事，人少了也做不得。因为，如果人少了，恐怕力不能逮。所以，虽然晁盖、刘唐两人武艺过人，但是，在吴用看来，如果光凭他和晁盖、刘唐三个人，要想劫取生辰纲，那也是不可能的。

三是，晁盖庄上虽然养着许多庄客，但是，吴用觉得这些庄客，在劫取生辰纲这样的大事面前，也是不能用的。因为，吴用认为，这些庄客的武功不济事。

四是，吴用觉得，如果能有七八个武功超群的好汉组成一个团队，一起参与行动，那么，劫取生辰纲这件事就肯定能成功。

晁盖听了吴用的上述想法，便说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汉，可以便去请来，成就这件事。”

吴用回答道：

“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

吴用说的“这三个人”，就是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弟。

正是阮氏三兄弟的入伙，吴用才初步完成了劫取生辰纲的人员安排。

其二，配备武器装备。吴用的计划是让每个参与行动的人，都人手一把朴刀，以方便力取。

小说第十六回写道：在黄泥冈上，杨志他们正在为是否买酒吃这件事，与白胜在松林里闹动争说。这个时候，只见对面松林里

那伙贩枣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来问道：“你们做甚么闹？”

晁盖他们曾跟前来松林里打探的杨志说过，自己只是一伙贩枣子的客商，都是些小本经纪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晁盖他们只是一伙贩枣子的客商，又是小本经纪人，那么，他们怎么会又人手拿着一把朴刀呢？而且，一听到白胜那儿有动静，这伙客商怎么就都提着朴刀赶了出来呢？

小说第四十六回，讲祝家庄如何防备梁山泊时，这样写道：石秀看见祝家庄酒店的屋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

石秀就问店小二道：“你家里怎的有这兵器？”

店小二回答道：“此间离梁山泊不远，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因此准备下。”

原来，那祝家庄为了防备梁山泊的贼人前来借粮，所以，就让庄户们都人手准备了一把朴刀，以备不时之需。

那么，晁盖他们人手一把朴刀，是否也如祝家庄的庄户们那样，是为了防备贼人的抢劫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晁盖他们自己明确讲过：“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甚财赋。”

所以，很显然，晁盖他们之所以会人手一把朴刀，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防备贼人抢劫，而是为了方便自己去抢劫。

如此而已。由此看来，吴用对于“力取”的这个备选方案，还是有着充分准备的。

那么，既然吴用制订了这么完美的行动方案，这生辰纲的案件，为什么又会如此轻易地就被官府破获了呢？